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嚴

謄錄監生臣蔣繼煥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九

元 釋念常 撰

宋

戊申神宗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髙氏曹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為英宗配生帝自頴王為太子尋即位三十八歲崩于福寧殿葬永裕陵改年熈寧是年地動非常

遼國咸雍四年是年金主阿固達生

知諫院錢公輔言遇歲饑河决粥祠部以濟急從之

辛亥是年三月十六日圓通居訥禪師卒字中敏出于

蹇氏梓州中江人少而英特詩書過目成誦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潁真律師以講學冠两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讖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訥憮然良久曰汝知之乎曰我不能知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出蜀後遊廬山得法于榮禪師南康守程師孟請住歸宗又遷圓通仁

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京之淨因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璉禪學精深居衆之右於是璉應詔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訥知人既老休居於寶積岩無疾而化世壽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夏

壬子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藤州鐔津李氏子也七歲出家既受具嘗戴觀音像誦其名號一日十萬聲經傳雜書靡不博究得法洞山聰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

陽氏昉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為原教篇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業往謁泰伯以儒釋脗合且抗其說李愛其文之高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歐陽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賫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

藏備得禪門祖宗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
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著輔教篇
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
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
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
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
可其奏勑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
觀歎探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

書入藏中書劄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准此由是名振海内已而東還屬蔡公襄為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于靈隱永安精舍熙寧五年示寂闍維六根不壞者三曰眼曰舌曰童真與頂骨數珠為五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葬于永安之左

白雲守端禪師示寂生衡之葛氏幼工翰墨不喜處俗

依茶陵郁山主剃髮年二十餘參顥禪師顥没楊岐會公嗣居焉一見端竒之毎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師端曰茶陵郁和上曰吾聞其過溪有省作偈甚竒能記不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鎻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朶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諭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夜狐者麼端曰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於言下大悟辭

去游廬山圓通訥公見之自以為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又讓席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蔵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訥公厭閙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升座曰昔法眼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淨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麽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間房舒州小

剎號法華住持者如籠中鳥不忘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文請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及遷白雲海會升座顧視衆曰鼓聲未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帶出來底早已參差須有辨參差眼方救得完全乃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着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着為什麽鼻孔不正為尋常見鼻孔頭𠀋所以不肯

放心今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悄
拔類如此

癸丑詔同天節日普度僧尼

法師惠辯字訥翁華亭傅氏號海月受業普照初遊學
天竺明智一見竒之即盡心學教觀智將老命居第一
座以代講後八年明智韶公俾繼主席翰林沈遘治杭
任威見者多惶懼失據辯從容如平生遘異之任以都
僧正東坡時為通守作序以贈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蓋

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畧實以解行表衆而已師既莅職凡管内寺院虗席者即消日會諸剎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場詮棘圍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為中選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為則講授二十五年學者常及千人晚年倦于勤歸隱草堂熈寧六年七月十七日

旦起盥濯告衆就別合掌跏趺而化初辯遺言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跏趺如生其頂尚温坡盡敬而去

丁巳荆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舊第為寺請真淨克文住持賜額曰保寧

戊午改元豐

庚申慈聖光獻太后是歲二月崩會京城千座法師于慶壽殿齋例賜椹服師名　制草相國寺六十四院

為二禪八律詔宗本禪師住惠林引對於延和殿問法

辛酉吉州慶閑禪師示寂岀卓氏福州人也法嗣南禪師荼毘烟至舍利遍布四十餘里蘇子由為銘

癸亥京城刱法雲寺成

舒州投子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齡頴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得度為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

文字一切如幻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於法慧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浮山時圓鑑逺公退席居會聖岩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青適至逺以為吉徵加意延禮之留止三年逺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語逺驀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拜起逺曰汝妙悟玄微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合

取狗口汝更忉忉我即便嘔服勤又三年浮山以大陽皮履布裰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毋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廬山惠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十年又八年移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增異苗蕃茂果符前讖青平生不畜長物弊衲楮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

以為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凉清潔郡守賀公名為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濯沐升座别衆罷寫偈曰兩處住山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靈骨舍利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五十有二坐夏三十有七無為子楊傑為贊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黒頭兒有得法上首一名道楷禪師

甲子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

資政殿學士嘗作秀水真如華嚴法堂記曰壬辰歳夏四

月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

故有講堂庳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與同術惠宗治而

新之今髙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諗來者光謝曰

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

師其請諸他人曰清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而子

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為是堂也其志何如

曰清辨之為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圮則扶之師缺則補之以至于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絶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之為人矣夫佛盖西域之賢者其為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

衣食蔬糲之食岩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潔其身不為物累蓋中國於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偏周者無不覆而末流之人猶未免棄本而背原況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為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

為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為省也髙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為甚師之為是堂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斯堂為益也豈其細哉

金國李屏山曰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誕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是其甚耶同則以為出於吾書異則以為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惠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關

侖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觧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觧異類音聲其所教訓無遺逸焉何誕之有孔子游方之内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冦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尤不敢

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日者也十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刼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游人信之矣不信維摩丈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刼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知光亦甞有夢否瞑於一床栩栩少時也山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皿何所不有俯仰酬酢

於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況以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學者當自消息之毋為虛名所刼持也

乙丑程顥明道先生門人謚也神宗素聞其名數召見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上即位名為宗正丞未行而卒顥與弟頤論學汝南周敦頤遂厭科舉之習慨然

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遍而其實則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髙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

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金國李屏山居士辨曰

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人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滞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排佛老之言無如此說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恠讀莊子知異端之皆可喜讀維摩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相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何足怪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為天下裂如耳目鼻口之不相通樝梨橘柚之不同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為天下

用恢詭譎怪道通為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諸邪見外道皆吾侍者六地菩薩乃作魔謗于佛毀於法不入衆數隨六師墮乃可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國王長者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船師醫卜與粥香者無非法門畧見五十三種無厭足王之殘忍婆須密女之淫蕩勝熱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天之怪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無復

有異端事道無古今害豈有深淺哉但恐迷暗者未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出於周如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內其防民也深恐其眩于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游方之外其遺世也切恐其昧於至微之辭則塞而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此其徒之所以支離而不合也

吾佛之書既東則不如此大包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間假諸夢語戲此幻人五戒十善開人天道於鹿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乘於鷲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身四智結如來之果登正覺於一剎那間度有情於阿僧祇刼竪窮三界橫徧十方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塵中律儀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重單複十二陰補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玄聖之所難言教之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

中如飛鳥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薝蔔香灌注肝腸如甘露潑翰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道場諸君之聰恵辯才亦必有所從來特以他生之事而忘之耳况程氏之學出於佛書何用故謗傷哉又字字以誠教人而自出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自欺則狂惜哉窮性理之説既至於此而胷中猶有此物真病至於膏肓者也夫吁

丙寅哲宗煦神宗第六子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太子嘗羸疾惡臣下仰視者輕殺之非

仁君也十歲即位太后高氏臨朝九年後歸政二十五歲崩葬永泰陵在位十五年改年元祐

遼咸雍二十二年

無盡張商英以序送羽士蹇拱辰字翊之往參廬山照覺總禪師其文曰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予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為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異拱辰因覩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吾血氣剛強視聽聰明喔咿哇嗚順吾耳青黃赤白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鼻滑澤纖柔佚吾體歡忻動蕩感吾

意此六冦者乘吾昏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欺陰魄欲沉陽魂欲飛則六冦者曽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闥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女拱辰於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給以他事出遊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祠觀而達於渚宫也將泛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綉之谷長嘯於香爐

之頂撫陶石以遥想挹遠溪以濯足盖吾之術以性為基以命為依始乎有作終乎無為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之歸奏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故不遠而來見先生也嘗試為余言之余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棄能棄吾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决子之疑請將吾之說而往問焉

丁卯詔革大洪山靈峯寺為禪院

僧統義天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子辭榮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問道義天上表乞傳賢首教勅两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唐慧因淨源以自代乃勅主客楊傑送至惠因受法諸剎迎餞如行人禮初至京師朝畢勅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本禪師示以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印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狥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為知體至惠因持華嚴

疏鈔咨決所疑閱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及見天竺慈辯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隴禮智者塔擔曰已傳慈辯教觀歸國敷揚願賜冥護又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傳所著文還國及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惠因（今俗稱高麗寺）建閣藏之

戊辰杭州晉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遷嘗注金師子章學合論于橫海明覃南還聽楞嚴圓覺起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

省覲于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杭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特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惠因易禪為教命公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為主上祝壽（晉嚴觀一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義難陀譯八十卷唐烏荼進本澄觀法師譯四十卷）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

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于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實元祐三年也

蔣山賛元禪師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傅大士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為大僧性重遲閒靜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為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坊舂破薪泯泯混十年明移南岳又與俱及沒葬骨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見事蔣山心公心沒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

讀經山中與元游如昆仲問祖師意旨元不荅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將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熈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真

拜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温
外無別語即斂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饌僧俄報火厨庫
且以潮音堂衆吐飯蒼黄蜂窟蟻鬧而元啜啖自若髙
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刄一僧
即自殺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羣從而
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聽事者側立冀元有
以處之而斂目如平日於是稍稍隱去卒不問元祐初
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蔣山

已已蘇老泉嘗作彭州圓覺院記其文曰人之居乎此也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泰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

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又喜其來而接之禮靈徹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絶於其教嗚呼歸爾父母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揔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

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竒因以名院院始嘗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庚午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奏浚西湖際山為岸杭人呼曰蘇公堤紹聖四年移謫儋州至元符三年六月歸自海外居常州軾謫黄州日築室東坡號居士

靖國元年辛巳七月廿八日辛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嘗作佛印磨衲賛曰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游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嘗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衽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谷南被交趾北屬幽都紛在吾箴孔線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一一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孔所衣之衣箴孔線蹊悉為世界如是展

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刼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賛之曰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虱龍象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人也生辛氏母夢僧癯甚鬚髩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娠先是麥積山有僧已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上善嘗欲從之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疆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兒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氏十九通經為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析機鋒不可觸京洛著聞倚圭峰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峯學禪唯敬北京元

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摟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為鐵佛謁懷禪師懷貌寒危坐涕唾沾裳秀易之懷收涕問座主

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為宗曰以心為宗又
問心以何為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
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久之乃證懷移池
入吳皆從之初出世淮之四面杖笠之外包具而已以
至棲賢蔣山長蘆衆千人有全掛長老至登座衆因哂
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已全掛
笑曰秀鋏面乃不識自已乎秀曰當局者迷一衆服其
荷法心也冀國大長公主建法雲寺成有詔秀為開山

第一祖開堂日神宗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荆王致敬座下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光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忌願力乎溫公意少懈元祐五年八月卧疾詔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曰汝何為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為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擇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而化閲世六十四坐夏四十五

江州東林常總禪師生劒州尤溪施氏母夢男子頎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建州大中寺契恩律師受具初至吉州禾山禪智材公材有人望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道依歸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火南遷石門南塔又往從之及南公自石門遷黃蘗積翠以至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返南佳其勤勞稱於

衆總自負密記決志大拯濟北之宗洪州太守榮公修
撰請住泐潭或謂馬祖再來也道俗爭先願見元豐三
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為禪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出南
昌欲延寶覺心公心舉總自代總知宵遁去千餘里撤
諸郡期必得之得於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相
謂曰遠公嘗有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
道場今符其語矣總之名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
院總固稱山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於星火

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適自涸矣凡兩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伽黎号廣惠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徐國王奏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緣搥拂之下衆盈七百𣫍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五日浴罷安坐而化十月八日全身葬于鴈門塔之東世壽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荆門玉泉皓長老塔銘無盡居士譔畧云師姓王眉州丹稜縣𣏰頭鎮人天聖元年依大力院出家法名承皓

明道二年普度為僧景祐元年受戒慶歷二年遊方至復州見北塔思廣禪師發明心要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製赤犢鼻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些子且書於帶上自是諸方以皓布裩呼之惠南居黄龍設三關語以接物罕有契其機者師教一僧往南曰我手何似佛手答曰不相似南曰我脚何似驢脚答曰不較多南笑曰此非汝語誰教汝來僧以實告南曰我從來疑這漢熈寧間至襄陽為谷隱首座有蜀

僧依止師㣲師憐其年少有志稍誘掖之僧亦効師製
犢鼻浣而曝之師見之曰我裩何故在此僧曰某甲裩
也師曰具何道理敢爾僧禮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欣慕
師曰此豈戲論與汝半年當吐血死後半年其僧嘔血
死於鹿門山聞者異之元豐二年四月予奉使京西南
路聞師之名致而見之問師法嗣何人師曰北塔問北
塔有何言句師曰為伊不肯與人說遂請師住郢州大
陽谷隱大喜曰我山中首座出世盛集緇素請師升座

以為歃醯師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説攜拄杖下座不顧而去居數月知荆南李公審言轉運使孫公景脩同請住當陽玉泉景德禪院師機鋒孤峭學者不能湊泊人闚首座維那曰某人某人曾於某處立僧為禪衆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師叱曰杜杜又曰孟八郎孟八郎一日師從厨前過見造晚麵問曰有客過耶對曰衆僧造藥石師呼知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為人汲水舂米

今見成米麵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𠫵學百般想念五味馨香假作驢腸膳生羊骨鱉臛餵飼八萬四千户蟲開眼隨境攝合眼隨夢轉不知主禄判官掠剩大王隨從汝抄劄消鑿禄料薄教汝受苦有日在於是徒衆不堪寂寥譖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衆惟上來下去點撿寒碎縣令召師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刼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

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狗子在室中僧入請益師叱一聲狗出去師云狗子却會汝却不會王泉冬市四遠雲集師於廊下畫一圓相顧視大衆曰賤賣賤賣良久畫破曰自家買自家買冬至上堂曰晷運推移布視無赤莫笑不洗無來換替王大觀知荆南問如何是佛師曰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法師曰掀了腦盖師有頂相自贊曰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聵愛聲高眼昏

宜字大其應機荅話隱顯不測大致若此玉泉寺宇廣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葺為艱師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修今世寺待後世僧耳悉壞法堂方丈寢堂鐘樓慈氏閣關廟而鼎新之皆求予記其本末師住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兼衣囊錢元祐六年遣人至江西口白曰老病且死得百丈肅為代可矣余以喻肅肅不願往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臨行門人迫以作頌師笑曰吾年八十一病死舁尸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

師滅時地三震會余移漕淮西名還諫省謫官金陵不復詳師後事今年十月被恩知洪州途次太平有徳鴻者來謁泣言師之死鴻適歸閩中自閩聞訃奔詣玉泉師已葬于斗山下鴻營塔于始就緒念先師神交道契莫如公者故間關數千里詣公求文銘師之塔予哀鴻不忘其師乃追掇緒餘而銘之曰文多不錄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潜人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

日乃没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講座輒曰願登此說法度人十二就學於慈雲不數年而𠫤高弟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辨才之號七年翰林沈遘

撫杭仁宗嘉祐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此年始革禪為教鼇山增室廣聚學徒教庠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檇李檇音醉地名今嘉興師以鑄鍾例被追辨幸得釋寓止真如蘭若擬金饒設問答述圓事理說發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朝廷復畀師復集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為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重輝東坡寄詩曰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

人歸鳥語山容開云云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為築室遂成伽藍六年太守鄧伯温請居南屏明年復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衆請及月餘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師於此無緣不宜久住既受冥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問師曰此山如師道行者幾人曰沙門多容行非可盡識將示寂乃入方圓庵秦觀記米芾書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參寮道潛師也告之曰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也七日出偈告衆

即右脇而化當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成東坡命予由為之銘

癸酉淨因道臻禪師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茹葷十四去上生院行頭陀行又六年為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所叅知識甚多而得旨決於浮山遠公江州承天虛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覔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舡尾可乎舟師笑曰

師欲何之我入汴舡也臻曰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公璉公使首衆僧於座下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填臻門一日之慈聖上仙神宗名至慶壽宮賜對甚喜設高廣座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咸歎希有歡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悼佛法之微憫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為惠林智海二刹其命立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神宗上仙被

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徳行可賜號淨照禪師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前語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跏趺而寂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性慈靖退似不能言者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出户三十年如一日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纔掩脛不多為襞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目清涼此君盖替我說法也嘗於慶

壽宮說法僧問慈聖仙游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為能加敬焉黃魯直題其像曰老虎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甲戌改紹聖

乙亥　遼改壽昌主洪基加號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孝惠天祐皇帝

智海真如慕喆禪師出於臨川聞氏聞族寒喆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律身甚嚴翠岩真禪師游

方時喆能識之真好慕所長以盖人號真點胸所至犯
衆怒非笑之喆與之周旋二十年雖羣居不敢失禮真
丙住刹喆隂相之成法席有來學者且令見喆侍者謂
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真沒塔於西山心喪三
年乃去依黄檗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為叢林重
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之不可致㟁乃岳麓席虛
盡禮迎以為出世累月而後就俄遷大溈衆二千指無
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

罷必會大衆茶諸方纔月一再而喆講之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帨蒙首假寐三聖堂初猶浴盡老不浴者十餘年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師士大夫想見風裁䕺林以喆靜退畏鬧不敢必其來喆受詔欣然俱數衲于至解包之日傾都來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卧有請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厭僧厭佛祖也

安有名為傳法而厭佛祖乎安得不祥之語哉凡驗學者舉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喆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始至終未嘗换機明年十月初八無疾而化
是年雲居元祐禪師卒王氏信之上饒人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黄蘗往依之十餘年智辨自將氣出流輩衆以是悦之少然祐不卹也南殁去游湘中廬於衡岳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

禮致祐為第一世祐欣然肯來道林蜂房蟻穴聞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夷廓之為虛堂為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澗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袍祐作偈辭之曰為僧六十鬢先華無補空門號出家願乞封囬禮部牒免辜廬老納袈裟人問其故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辭以近名

也但以法未等耳王安上者舒王之弟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為攜此骨歸葬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死必塔者祐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於是於開山宏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僧化皆以骨石填於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七日夜集衆說偈而化世壽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

戊寅改元符　西夏改永安

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旣長從師授五經畧通大義因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禮寳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游廬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號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給乃稱賞時年十九又謁圓通訥公訥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以元繼其職江州承天虛席又以

元當選郡將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折也於是為開先之嗣時二十八矣自承天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凡四十年間德化緇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東坡謫黄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酬酢妙句與烟雲爭麗及其在金山東坡擇還東吳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答曰趙州昔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

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坡抵掌稱善又甞謂衆曰昔雲門説法如雲雨絶不喜人記録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返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録皆香林明教以紙為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為禪之謂請益故元以是風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明州傳云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歴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吴中諸刹皆餞如

王臣禮至金山元床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盧門閥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狥時宜求異諸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為知大體李公伯時為元寫照元曰必為我作笑狀自為賛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為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謗向風前鼻枯

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非苟然也世壽六十七坐五十有二夏

圓照禪師諱宗本生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體貌豐碩言無枝葉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昇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槃衣垢面操井臼典炊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叅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

陰竒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曻遊方遍叅至池陽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爲侍者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言於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頼之無多談衆乃驚懷退居吳江壽聖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夜話曰瑞光虛席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逾此道人者耳既至寺集衆擊鼓皷輙墮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振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

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師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堅請移文喻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嘖嘖曰誰不欲作福衆識其意聽赴之元豐五年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六中貴梁從政董其事驛召師主惠林既至上遣使問勞三月傳旨就寺之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即盤足跏趺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悅其真喻以方興禪

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惠僧也後帝登遐召入福寧殿說法以師嘗為先帝所禮敬見之不勝哀悼以老乞歸林下勅任便雲游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游順風如櫓棹舡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别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其真慈善導若此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師道譽請以

弟子禮見師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遍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法道至本大盛老居靈岩閉門頹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繹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强起安坐本熟視曰痴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麽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

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縈擲筆憨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人塔全身於山中閲世八十坐五十二夏庚辰黄龍寳覺禪師入寂出於鄔氏諱祖心南雄始興人也少為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信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獻詩得奏名剃髪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逢横逆於是棄之入叢林謁雲峯悦公留三年難其孤硬告悦將去悦曰必往依黄蘗南公公至黄蘗四年知有而機不

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恱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叅决試
閲傳燈至僧問多福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
两莖斜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黄蘗方
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自喜即應曰大
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語下語百計搜尋南公
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
沒汝也公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决雲門語句南
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麽公曰不然但

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横天迴地轉哉南公肯之後使分座令接納來學南遷黄龍而化以公繼其席凡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辭去乃得謝事閒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温師直守潭州虛大溈以致公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長沙之意公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溈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閒寂寞之濵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為天人師今則不然掛名

官府如有户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為
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顧一見之公至長沙師直
願受法訓公為舉其綱其言光顯廣大如青天白日易
識其畧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
說其食要在自巳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
是辛是酸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
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巳親見若能親見便能
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返

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
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為不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
見聞覺知為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
有分别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兔角
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公以生長極南少以宏法棲
息山林方太平時代欲觀光京師以餞餘年乃至京師
駙馬都尉王詵晉卿盡禮迎之庵於國門之外久之南
還再游廬山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閒為宋地僧生涯

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想公之標致也膽既高益移庵深入棧絶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六坐夏五十有五

辛巳徽宗佶立神宗第十三子初封端王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端王丞相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長望見王在簾下叱曰聽太后處分王出章惇惶恐失措遂即位荒淫奢佚崇尚浮又寵道士林靈素失道北遷降為天水郡王壽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終於五國城改建中靖國

遼天祚立諱延禧道宗孫秦王元吉之子淫縱失道荒於畋獵女真有禽曰海東

青玉爪善捕天鵞一飛千里歲命其國人窮取以獻人怨遼叛政和中童貫與遼叛人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祚逃于夾山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遂亡

女真太祖阿固達後改名旻世祖和哩布之次子世為部長是年舉兵立國

禪門續燈録成乃東京法雲佛國禪師惟白集是年八月十五日上進帝為製序白靖江人嗣圓通秀公其文曰昔釋迦如來之出世也受然燈之記生淨飯王家分手指乎天地而其機也已露游門觀於老死而幻縁也頓寂及乎唱道鷄園騰芳鷲嶺無邉剎境遂現於一毫

之端大千經卷畢出於微塵之表西被竺土東流震旦編葉而書則一時聖法雖傳於慶喜拈花而笑則正法眼藏獨付於飲光自達磨西來實為初祖其傳二三四七而至於曹溪於是雙林之道逾光一滴之流寖廣自南嶽青原而下分為五宗各擅門風應機酬對雖建立不同而會歸則一莫不箭鋒相拄鞭影齊施接物利生啓悟多矣源派廣迤枝葉扶疎而雲門臨濟二宗遂獨盛於天下朕膺天寶命紹國大統恭惟藝祖闢度門於

緜寓太宗闡祕義於敷天章聖傳燈於景德永昭廣燈於天聖皆宏暢真風恊助神化以成無為之治者也於皇神考尤嚮空宗元豐三年詔於大相國寺刱二禪闢惠林於東序建智海於西廡壬戌之歲以越國大長公主及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張敦禮之請復建法雲禪寺於國之南於是祖席光輝叢林鼎盛天下襲方袍慕禪悦者雲集於上都矣今敦禮以其寺住持僧佛國禪師惟白探取上乘了第一義屢入中禁三登

高座宣揚妙旨良愜至懷昔能仁說法華經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經者妙光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來今續知之名盖燈燈相續光光相入義有在於是矣意圓澄覺海本含裹於十方生滅空漚遂沉淪於三有因明立所由塵發知識妄相仍轉入諸趣良可悲也若因光内照發真歸元則是錄也直指性宗單傳心印可得於眉睫可薦於言前舉手而拏妙喜世

界彈指而現莊嚴樓閣神通妙用真不可思議者也嘉
於有衆締此勝緣俱離迷津偕之覺路斯朕之志已建
中靖國元年八月十五日賜叙
壬午改年崇寧 鑄崇寧當三錢 詔天下軍州創崇寧寺 又改天寧替先號
甲申是歲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示寂錦州巴西鄧氏
少落髮受具遊成都講席習百法唯識窺其奥置之曰
膠柱安能鼓瑟乎即日遊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浮
山謁遠録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矣白雲端爐韛

不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川藞苴汝來也演拜
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語以問端端叱之演
領悟流汗被體乃獻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
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端頷
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演嘗掌磨有僧視磨急轉指以
問演此神通耶法爾耶演褰衣旋磨一匝師嘗示衆云
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什麽處衆下語不契師
作街坊自外來端舉似演演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

曰須是道者始得初住西面遷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
見老和上鼓動唇舌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
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
影還連後夜雷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
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
花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
滯貨何處著渾身張丞相謂其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
犯刋削其知言耶應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

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工演躬自督役誡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

乙酉　金國移瑞像佛牙入內殿供養

丙戌　金詔釋氏有瀆神踰分者除削之是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亘天

丁亥大觀　慈感寺吳興郡民邵宗益剖蚌得羅漢像歸於本寺後至建炎間憲使楊應誠傳玩躍入于溪漁人再獲建閣以藏之

己丑東都法雲大通禪師善本示寂生董氏漢仲舒之

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太父琪父温皆官於頛遂為頛人初母無子禱于佛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乃娠生而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毁過禮無仕宦意辟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楫者謂人曰本它日當有海内名乃生我法中乎使聽習毘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

財合掌瞻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道振吳中本逕造姑胥謁瑞光圓照坐定特領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横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內如寂子之於東寺焉出世發之雙林遷杭之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供養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天時號大小本也哲宗聞

其名詔住上都法雲賜號大通又繼圓通之後王立孤峻儼臨清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粗與衆共未嘗以言狥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日塡門住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天下願見而不可得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或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為叢林故强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胾名者不

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難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沒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閱世七十有五坐四十有五夏

庚寅五月停給僧尼度牒三年　六月以張商英入相時久旱是夕大雨上書商霖二大字以賜之

辛卯改政和　四月張商英罷相　詔毀京師淫祠

遼改天慶

壬辰是年蔡京進太師楚國公京喜食鶉預籠畜而烹

之嘗夢鵝數千訴于前其一致詞曰食君廩中粟充君箸下肉一羹數百命生死猶轉轂看君壽千春禍福相倚伏京甚畏之（出漁溪詩話）

癸巳四月嘉州風折大樹有僧在定有司聞于上詔令送至京師八月入内譯經院金總持三藏鳴金磬出其定僧曰我東林遠法師之弟惠持也西遊峩眉因入定于此三藏因徐啓令欲何歸曰陳留即復入定徽宗令繪像頒行天下仍製讚

是年四月玉清昭陽宮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七年改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後並贈太中大夫　十一月癸未郊上搢大珪執元珪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級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冲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

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撿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出宗史

甲午詔佛果禪師克勤住京師天寧寺賜永道法師號寶覺住左街香積院

女真是年始叛陷遼寧江府初遼主天祚賞罰僭濫色禽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至五國戰鬬而後得不勝其擾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鈞魚界外生女真部長在千里外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酣使諸長歌舞為樂阿固達獨不從天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固達意氣雄豪當以事誅之奉先曰殺之傷向化之心阿固達知其意即先舉兵吞併鄰近部族秋集女

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渤海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齋宫行一里許貫於壇壝出遼誌

乙未　遼天慶五年　金太祖阿固達正月一日即位改年收國

政和五年黄龍死心禪師卒諱悟新生王氏韶州曲江人皃岸黒面如梵僧狀依佛陀院落髪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新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曰曽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新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

曰廣南蠻莫亂説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黄龍謁寶覺禪師談辨無所抵捂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説食耳渠能飽人耶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願和上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默坐下板會知事搥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忌納其屨趨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

學得底甚甲是悟得底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號為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時喆禪師領嶽麓往造焉喆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喆曰是什麽新曰高着眼喆曰恁麽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曰是凡是聖喆曰爭奈頭上湯湯脚下湯湯新仰屋作噓聲喆曰氣急殺人曰恰是拂袖便出新初住雲岩已而遷翠岩翠岩舊有淫祠鄉人禳禬酒胾汪襳無虛日新誡知事毀之辭以不敢擬禍新

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盤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它未幾再領雲巖建經藏太史黃庭堅為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鑱於碑陰者新恚罵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雷光飜屋雷擊自戶入拆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遷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夜叅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

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絶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為長快活十二月十三日晩糸說偈十五日泊然坐逝荼毘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

丙申政和六年錢唐靈芝寺律師元照字湛然餘杭唐氏子少依祥符東藏慧鑑師學毘尼及見神悟謙公講

天台教觀博究羣宗以律為本又從廣慈授菩薩戒戒光發現頓漸律儀罔不兼備南山一宗蔚然大振常披布伽黎杖錫持鉢乞食于市楊無為賛之曰持鉢出持鉢歸佛言長在四威儀初入鄮時人不識虛空當有鬼神知四主郡席晩居靈芝三十年衆常數百嘗言化當世莫若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資持濟縁行宗應法住法報恩諸記十六觀小彌陀義疏及刪定律儀本芝園集若干卷自號安忍子命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

壽六十九夏五十有一

道士林靈素者温州人善妖術以雷公法嘗往来不逞於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薄之至楚州與惠世相歐擊訟于官府倅石仲問焉喜其辯捷輕俊脱之置館中問吐納燒煉𦙶神之術七年正月仲攜入京因道士徐知常謁宰相蔡京京致見帝靈素大言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帝君主之其弟青華帝君皆玉帝子次有左元仙伯并書罸仙吏褚惠等八百餘官謂帝即長生

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已即褚惠帝忻然信之賜林
金門羽客建通真宮以處之帝自號教主道君皇帝
二月詔改天下大寺為神霄玉清萬壽宮院為觀設長
生青華帝君像置道學科未幾有期門之事矣　四月
詔道籙院畧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
狄之難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
表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上以釋教經六千
卷內惡談毀詞詆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籙院看詳取

索焚棄之

是年隆興府黄龍山靈源禪師遷寂名惟清生南州武寧陳氏方垂髫上學日誦千言吾伊上口有異僧過書肆見之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告其父母聽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為大僧聞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𢇁留就學安曰汝苦海法舡也我尋常滿壁耳豈能藏哉黄龍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時清至黄龍泯泯與衆作息問答茫然不知端倪

夜擔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為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就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清手神洞氷雪而趣識卓絶流輩龍圖徐禧德占太史黄庭堅皆師友之具見寶覺得記莂乃安為之地矣張丞相商英初奉使江西高其為人厚禮致以居洪之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昌命住舒州太平乃赴衲子

争趨之嘗與寂音論之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於何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在脫生死効在什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其指法巧譬類如此政和七年

九月十八日食罷淨髮安坐而逝

十一月汴京智海佛鑑禪師慧懃遷寂生汪氏舒州人

戊戌改重和　金改天輔元年

十一月上御寶籙宫度玉清神霄祕籙會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及為大會林講經據高座上為設幄其側林所講無殊絶者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為大閧笑莫有君臣之禮矣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宫觀給田亦不下數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

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衣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飡而襯施三百謂之千道會云云

十一月有星如日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出宋史

十二月女真阿固達稱帝國號大金女真其初部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洪言王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烏嚕也自此傳三人至英格大師以至阿固達身長八尺貌雄偉沉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大志有楊朴者遼東人也勸阿固達稱帝以其國產金故號大金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天祚遣使備衮冕冊為東懷皇帝

己亥改宣和　西夏改元德

左街香積院永道法師等書諫沉於嶺表　睦

賊方臘反僭改永樂庚子冬即滅 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凡法事稱故名者加之中罪羣臣諫者酷虐誅之變風大扇矣又以寺爲宮院爲觀尋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仍禁銅鐃塔像下書便令天下德士逐出本寺不令將帶衣鉢財物而使道士安心住坐 夏五都城水高十餘丈水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晨起拭床榻睹若有大犬蹲其傍質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遂爲作坊兵衆取而食之都人繪之若世所畫龍鱗蒼黑色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座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有聲如牛後十日水至詔林靈素禳水無驗泗州僧伽降現上命禳水大士登城水勢頓竭遂賜號巨濟大士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觀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折裂有

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為多自西北俄入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方止　冬十一月放林靈素歸溫州死之

宋史

庚子秋九月詔佛德士復僧釋氏舊名輸錢換牒弛銅鐃塔像禁寶覺大師永道量移近郡

辛丑詔以所賜神霄宮弁田產盡還僧寺

遼改保大元年　春正月日有眚忽黑眚無光其中汹汹而動若鉌金而涌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後止時睦賊未平人多憂之　三月二十五日詔慈受懷深禪師住相國惠林院生壽春夏氏嗣長蘆信禪師

夏六月黑眚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一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三年乃息

壬寅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而敗上京東京陷徙燕女貞又攻敗之延禧與二子奔于不毛之地由洛陽入夾山復立於燕遼由是分矣改元建福

是年丞相張無盡薨公諱商英字天覺年十九赴春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厚贐其行後妻以女公果登第一日遊僧舍見拂拭藏經梵夾肅裝公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

及胡人之教夜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云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云既無佛何用論之公疑其言乃已後因訪一同列見佛經乃問何書云維摩經公信手探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不意殊方乃有此語公盡借歸讀之不厭向云可熟讀然後著無佛論公遂留心禪宗因提刑河東至汾謁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從容接引覺而閱其語看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曰大德正閙在且去國師去祖

喚曰大德國師囘首祖曰是什麽公乃有省作偈曰是什麽是什麽羅睺殿前燈是火不是阿祖喚囘洎被善才覷破毘嵐風急九天高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奉使江左游東林謁照覺總議論久之乃曰南昌諸山誰可與語覺曰兜率悅玉溪喜公下車至八月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請俱就雲岩陞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横戈戰一塲悅寂後登座貫穿前列公大喜遂入兜率抵擬

瀑亭公問此是什麼悅曰擬瀑亭公云捩轉竹筒水歸
何處曰目前驀取公佇思悅曰佛法不是這个道理及
夜話次公云比看傳燈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疑德山
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即是心思意解何曾至
大安樂境界乎公憤然就榻至五鼓忽踏脚踢翻溺器
乃省前話即扣悅寢室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贓
物在什麼處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寢去來日相見翌日
公投頌云鼓寂鐘沉托鉢回岩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

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悅於是焚香付之偈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飜身魔界轉脚迷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仍囑曰叅禪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法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之魔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更宜著鞭公感激是歲十一月悅歸寂公別悅未幾登右揆是夕彗星滅久

旱而雨唐子西作内前行一時傳誦其詩曰内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鋒鋩如禿帚明日化為甘雨來官家喜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我聞二公拜相年民間斗米三四錢明年當宣和辛丑二月公奏謚號直寂遣使持文祭其塔其畧曰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龍安山中抵掌夜話盡得末後大事正宗顯决方以見晚為嘆而師遽亦化

去惜其福不建恵縁不勝壽喜其徳不可掩故終必有後思以發揮之為特請於朝蒙恩追謚真寂禪師於戲惟余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其平日激厲之志雖死生契闊之異而蒙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言訖取枕擲門聲如雷震視之已逝矣

癸卯　金改天會元年太宗烏奇邁立乃太祖弟尼瑪哈斡里雅布等立之滅遼遼有南併之志卄皇帝宕曰會寧府為中京帝於禁庭親覩瑞光光中現佛即勑摸像殿庭供養帝親掃洒每食跪獻累年無怠每歲設會齋僧萬餘

甲辰是時兩京河浙路京師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鬚長僅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出宋史

禪林僧寶傳戊沙門德洪撰字覺範初名惠洪姓喻氏高安人少孤受學辨博能緝文性簡亮年十三出家依三峰禪師十九試經東都落髮受具聽宣秘律師講華嚴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克文禪師七年盡得其道始自放於湖湘之間荆州張丞相聞其名請傳法於峽州天寧寺以二詩辭焉已而杖策謁公公見之喜曰今世融肇也給事中朱彥知撫州以師住持北景德寺久之謝去住持江寧府清凉寺坐為狂僧誣告抵罪張丞相

當國復度為僧易名德洪數延入府中與論佛法有詔賜號寶覺圓明一時權貴人爭致之門下執弟子禮月將住持黃龍山矣會丞相去位制獄窮治蹤跡尚書郎趙賜等皆坐貶官師竄海南島上三年遇赦自便名猶在刑部雖毀形壞服律身嚴甚所至長老避席莫敢亢禮其同門友居谷山及其嗣法在諸山者皆迎師居丈室學者歸之是時法禁與黨人游而師多所厚善誦習其文重得罪不悔惟張丞相及侍郎鄒浩右司陳瓘尤

盡其力其在東都也或譏道人當交通權貴耶師笑謂人曰是安知吾意大臣厯知之故及於難及靖康初大除黨禁談者謂師前日達很趨義屢瀕於死既還僧籍宜有以罷畀之語聞執政欲上其事屬多故不果明年師沒志汔不伸世以為恨壽五十八臘三十九著論萬言皆有以輔教云

乙巳　金天會三年　遼保大五年延禧奔夾山大臣立其弟淳守燕京尋死又立其妻蕭氏改元德興延禧聞淳死詔削其官爵降蕭氏為庶人初奔夾山至是

於長白山金滅之國除右遼自安巴堅以梁貞
越漁陽嶺南走金兵禽之封爲海濱王踰年卒
明二年丙子建元神冊至延禧保
大乙巳共九主凡二百一十年
詔法師永道還京復僧形服六月奉旨住持胎慶崇化
禪寺七月御批右街顯聖寺釋迦院特賜寶覺大師充
廨舍仍行住持師諱永道東頼沈丘毛氏子弱歲厭世
相往依承天寺南羅漢院貞戒大師安恭學出世法既
納僧服趨京師業唯識百法通之政和三年選補右街
香積院住持賜紫衣五年賜寶覺大師宣和元年改佛

號師與律師悟明華嚴師惠日相向泣曰佛法至此幸生猶死也亟詣政府陳狀謂自漢永平佛法入中國唯元魏宇文周唐會昌曾廢佛我國家法堯准舜三武庸主安足為法哉謂佛非中國之人不欲存其法於中國乞放歸田里復士農之業德士之稱有死不敢奉詔不納翌日遂伏宣德門奏疏曰臣永道幸生神考潛封之地遭際陛下御寓之時三教鼎興萬方無事臣因棄士農之業削髮披緇講授佛書助揚聖時無為之化竊謂

三教聖人壹是教人以為善但為其徒者妄相睚眦致使時君惑焉蓋自三五以降朴散淳漓大道堙塞周之柱下史逦著書五千言發明道德將使斯民守雌保弱慈儉無為反刓於朴屬周道陵遲俗益浮偽而民莫之從也仲尼氏出益倡仁義之道修詩書定禮樂以救世弊不幸而繼之以戰國處士橫議以仁義為謬悠其視道德何如也漢興猶雜霸道孝文之賢議禮樂則謙讓未遑孝武窮兵黷武海內大困於斯時也非吾佛之教

應冥數而來則道德仁義幾乎熄矣原夫佛之書也苞羅精猶無所不統玄微深遠難得而測又明善惡報應通乎三世身滅而神不滅積善積惡各以其類報不待爵賞而民自勸不待刑威而民自化其陰翊王度有功斯民豈小補云乎哉自漢以來惟元魏宇文周唐會昌嘗下廢佛之令其餘帝王罔不崇奉若我藝祖皇帝始受周禪首興佛教累遣僧徒往西域益求其法太宗皇帝建譯場修墜典製祕藏詮述聖教序真宗皇帝製法

音集崇釋氏論仁宗皇帝躬覽藏經撰寫天竺字日與大覺師懷璉賡歌質問心法英祖神考繼體守文哲宗皇帝在儲宮日神考不豫時讀佛經祈聖躬永命使吾佛之道有一不出于正則曷足以致歷代帝王之崇奉哉雖遭前代之三廢然皆不旋踵而復其廢教之人率皆不旋踵而及於禍誰為陛下謀乃赫然下廢佛之令臣甚為陛下危之夫自漢以下歷代帝王固無足為陛下道者然我本朝之列聖豈皆不足為陛下法哉陛下

必欲道士之盛者宜嚴勑郡縣民之俊秀悉與保奏披戴不旬月之間道士自盛矣陛下舍此而不為廹迫脇佛者之徒棄其所學而從之傳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悅而誠服也以非心悅誠服之僧驅而内諸道士之中臣愚以為道士之禍自此始矣未覩其為盛也臣濫學於佛食宗之衆不容默已諫而獲罪實甘心焉書上帝大怒収付開封獄當黥春陵監防卒謂此去萬里瘴霧毒人道人蔬食且不過中食甚非自全計宜茹葷血師輾

然曰死則死耳佛禁不可犯也春陵守一夕夢黥佛樾
而立廷下旦視事徧以告僚屬僚屬具對同夢頃之師
至而貌惟肖一府大驚議免師役辭以大君有命守益
賢而免之居無幾州人大疫師為鑿池咒水飲者輙愈
尋許自便建炎南渡廷臣薦師材堪恢復詔赴臨安勉
反初服師力辭帝知師不可奪從容謂師先帝惑於妖
言毀卿形服朕欲為卿去其黥涅可予道對曰先皇墨
寶不忍毀帝大笑撫道背曰卿到老倔强遂賜名法道

益號寶覺圓通法濟大師俾住大中祥符寺國史晝咸
委師祈禁應若影響紹興二年詔住廬山之東林從江
州守臣請也明年師因道士循習近例班居僧上遂詣
行在上疏曰緣崇寧大觀間道士王資息林靈素等叨
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道壓僧班切見靖康以來道士
官資已行追毀乞依祖宗舊制特賜改正禮部議故事
惟宣德門肆赦道左餘並僧左奏著為令先是靖康之
亂嘗與律師悟明摿造三千化佛為國永命其在祥符

時方議經構而金人再陷臨安乘輿浮海道亦扈從至
是乃移罷東林勸施藏事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入寂
於千佛閣新寺是日講筵法師百餘人以事次來謁慰
勞如平時遽謂法門安危繫公等是賴吾其逝矣索筆
書偈合掌而逝闍維獲舍利無數弟子寶護建塔九里
松之原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魏國公張浚譔塔銘
淨慈北磵居簡禪師弔其塔文曰孟子稱大丈夫者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寄命螻蟻

試身雷霆不奉明詔以改德士威武果能屈乎黥而流之爲道州徒九死之濱過午不食詠歌至化若出金石貧賤果能移乎削名刑籍復還舊物賜官分禄簡在帝心曰往欽哉去汝黥涅公念先帝不敢毁除帝曰此翁至老倔强富貴果能淫乎方林靈素假道士服禍基播遷易緇於黄天下從之不則竊負而逃槁死林壑公則効忠比干尚與其萬分之一如以抔土隄龍門之濤闌聖恩寛洪不即誅戮鄉使羣起而拒

吾知公獨不拒也非至仁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覲公所成就奇偉峭絶真大丈夫事再拜右繞辭而弔之曰黙可息乎身撼鼎耳兮息之則殞黙可去乎恩如春風兮去之不忍一念之忍迄於蒙塵黍離闕庭塗炭生靈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道州隻影問津一笑生還天清地寧蚇蠖斯屈老臂獨信隱若敵國賢於長城蠢爾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兮痛奚以平九里清陰蜕骼是舍草枯自春光奮不夜後

世何知娑娑其下其顙有泚兮其容則赭油然而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丙午欽宗桓即位（正月斡里雅布犯京得金帛而退十二月再圍京城閏月城陷明年四月帝及上皇六宮皇族北遷）改元靖康

夫自古世間之事無有大如生死者若欲免之在修乎六度萬行於六度萬行而能廣之者惟佛與祖也佛祖之要先賢集以成書目之曰通載厤纂之者猶而行之至乎死生之際得其自在矣可不信歟聖朝

鎮朔將軍揔兵官榮祿大夫譚公月庭鎮江丹徒人
於我佛祖之道深有所入信乎生死之不免故日給
之餘悉為善緣而已嘗鼎建保定之永寧宣府之彌
陁寺極盡輪奐之美兼以四事之需至乎像設莊嚴
香花供具種種殊勝其工用之費不啻計乎幾千萬
緡又印大藏經十藏分送諸寺供養流通去春遣僧
聘余於吳興弁山白蓮隱居來主永寧之席會公於
宣府乃言及京都善信重刻通載板乏力未克就公

即欣然施財完此卷至乎末卷余觀公之見義勇為可謂不忌佛之付囑金湯吾教者也因筆其槩為後世之勸云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九